

母亲的酱香

方华

吃了端午粽,家家把酱做。端午一过,青梅挂枝头,江淮一带冗长的梅雨季节即将来临,旧日乡下人家家家户户开始做酱了。

酱是民间最传统的调味品,一份酱香会调配并丰富乡下人家平淡的生活。

梅雨时节因值江南梅子黄熟之时,故亦称"梅雨"或"黄梅雨"。南朝梁元帝时期的《纂要》即记:"梅熟而雨曰梅雨"。唐柳宗元的《梅雨》诗言:"梅实迎时雨,苍茫值晚春"。

梅雨时节,物品易生霉,家乡一带又称"霉雨"。以历法芒种后第一个丙日"入霉",小暑后第一个未日"出霉"。因制酱一道非常关键流程,就是要让蚕豆等原料生霉发酵制曲,为了赶在最易"生霉"的梅雨季让原料充分"霉变",农家主妇们要争分夺秒。

我的家乡盛产蚕豆,大多人家即是用蚕豆制酱。也有用麦粒和黄豆的,较为稀少。

小满时节收获的新蚕豆,或是去年留存的蚕豆,已经被母亲早早晒干。干蚕豆被母亲在梅雨来临前的某个夜晚临睡前放入温水中浸泡,一夜之间,蚕豆吸饱水分重新膨胀饱满。这时需要一一将蚕豆的外壳剥去。剥蚕豆皮耗时,通常一家人参与。记得刚开始剥时

我们几个孩子还有说有笑,时间一久,浑身酸麻,就耐不住寂寞了。特别是长久浸水的指甲被泡软了,一不小心指甲就外翻,疼痛而难受。往往到最后,只剩下母亲一人弯腰低头坐在小凳上不停地剥。

剥好的蚕豆米,母亲用清水反复淘洗,沥干,放到大锅里煮。煮者是要把握好火候的,太熟不行,易烂,不易成型制曲;太生了,在落缸晒酱时又不易溶解。现在想来,很惊奇母亲如何在间隔一年的时间后,还是那么精准地控制灶膛里的火候。

蒸熟的蚕豆米在大木盆中放凉,母亲倒入面粉,双手翻炒拌和,及至每粒蚕豆皆裹上面粉,母亲将它们放入早已准备好的蔑匾、筛子上面摊匀,盖上稻草,搬入房内床下等阴暗之处,静待"霉"的降临。

在断断续续、淅淅沥沥的梅雨声中,等待需要一旬左右的时间。这些日子里,母亲是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翻开稻草窥视的,这种湿热天气里的守候,总是给童年一份神秘感。

及至母亲搬出匾筛,揭去盖在上面的稻草,呈现在我们面前的,是一层白而微蓝的霉毛,这些兔子毛般柔软的霉毛生在一块块蚕豆团上,连成一体,像一张毛毡覆盖在匾筛上。这是时间的奇迹、季节

的奇迹、农家日子里的奇迹。

已是暑热的天气了。这些毛茸茸的豆块被母亲放在烈日下暴晒,一两天后,被放入敞口的缸中,加入水和盐搅拌后,搬到屋前没有遮挡的土台子上继续接受夏日阳光热烈的拥抱。

每日清晨,在太阳还未升起之前,母亲要用筷子将酱缸里的酱料缓慢细心地翻搅一遍,以便它们均匀地接受阳光的照耀。除了雨天,夜里也不搬回家,敞口的酱缸默默接纳着露水的浸润、月光的洗礼。

日夜更替间,酱缸里的酱料渐成暗红色浓稠的液体,泛着油光。用筷子头挑一点浓厚的酱入口,满口腔都是汲取日月精华的绵浓鲜美的酱香。

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。少油缺荤的清平日子,一份酱将寻常的日子调剂得有滋有味。特别是在炎炎的夏日,一勺酱,让普通的菜蔬增味上色,打开厌食的胃口。

母亲每年至少要做两缸酱。一缸纯汁纯味的本酱,用作烧菜,或是直接当菜吃。一缸用来酱泡各种陆续上市的新鲜蔬菜。豇豆、莴笋、黄瓜、西瓜皮、辣椒、菱角秧、萝卜、白菜梗、嫩姜.....母亲将这些食材清理清洗干净,在烈日下晾晒一两日,就投入酱缸里酱泡,不几

日,这些乡野里生长出的菜蔬在酱缸中没入酱香和咸味,成为极开胃的佐餐小菜。特别是喝稀饭时,从缸中掏出几个酱菜,真是清爽美味。特别喜欢母亲的酱黄瓜和酱生姜,鲜香脆嫩,虽酱香浓郁,却又不失食材本味,回味无穷。

酱菜之美,自古以来即得美食者赏识,近千年前,苏轼就有一首专题赞美扬州酱菜的诗:"色如碧玉形似簪,清香喷艳溢齿间,此味非比寻常物,疑是仙品下人寰"

后来吃过扬州的酱乳瓜、螺丝菜、什锦菜,觉得闻名天下的扬州酱菜与母亲的相比也不过尔尔。或许是坊间批量的制作少了一份母亲的精细?或许是一年四季的生产少了一份节气的特别机缘?或许是酱泡的瓜果蔬菜少了一份风霜雨露的土地气息?

能够被列入宫廷早晚御膳小菜的扬州酱菜自是美味绝伦,对于我这样一位"斤斤计较"的人来说,不过是那里面少了一份童年的回忆、故乡的记忆和家的温馨罢了。我想,即便如同苏轼所谓的"仙品下人寰",也比不得母亲亲手制作的酱香味,因为那里面储存着故乡的密码、母爱的因子,它们深深地潜藏味蕾上、记忆里,甚至血脉里。

曾经的日子,我的家乡根本找不到不会做酱的人家。童年时,我

和小伙伴常常捧着饭碗去房前屋后、左邻右舍串门,也会互相尝尝各家酱香的味道。所谓"百家酱百家味",因了手工操作、经验把握、原材料质地、节气的掌握等诸多元素,各家制出的酱风味口感多多少少存在着细微的变化、微妙的差异。能够如我母亲一般酿制出一缸鲜美香浓的好酱,是乡里人家好媳妇、内当家的一个重要口碑。

时光流传至当下,即便在我家乡,也鲜有人家做酱了。工厂化的集约生产和调味品的极大丰富,让人懒得抢时抢节、费时费力地自制豆酱,那些散发着乡野之味的手工土酱渐渐消失在餐桌之上。

干丁、毛豆、辣椒片、草虾等,加上两勺土酱烧制的炸酱,是母亲的拿手,百食不厌。试着从超市里购回流水线生产的瓶装蚕豆酱,依法烹制,总烧不出母亲的味道。腌渍晒干的毛草鱼铺上一勺酱在饭锅头上焖蒸,也是我童年屡食不爽的下饭菜。如今在电饭煲中焖蒸出,也总觉着消逝了往日的鲜美。

孔子有言:"不得其酱,不食。"我深知,之所以留恋母亲的酱香,也并不全是一种移情作用,因为这看似平淡无奇的家酿土酱,它浸润过朴实的日子,丰富了平淡的岁月,隐藏着母爱的芳香.....而这些,现在都离我渐行渐远了。

《父亲节感怀》

黄景韩

小序:俗谓"严父慈母",儿女总是依偎在母亲的身旁。其实,父亲的爱在心中;是刚毅的爱,与母爱正是"刚柔相济"。

父亲,一个英雄的形象,
你为人"夫",“天”字出头;
你挺拔身躯,惊天动地!
“立”片“木”而“见”大树。

你是伏羲氏,匹配女娲,
你是轩辕黄帝,有贤妻嫫祖;
你是娥皇、女英的父亲帝尧;
你是洞庭君山不死的虞舜。

洪水滔天,淹没屋舍和农田,
你十三年,三过家门而不入;
你是疏导江河的大禹;
让妻子高呼“寻人兮”!

你是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,
开辟了云中、雁门、代郡;
收服了北疆的林胡与楼烦,
筑长城于阴山下拓地千里。

你是出使秦国的蔺相如,
渑池之会后完璧归赵;
廉将军功大心中不服,
终于负荆请罪将相和睦。

你是屈原日夜悲伤思念楚国。
悲痛怀王受骗入秦国而丧命;
秦将白起率兵攻破楚国郢都,
你忧伤亡国亡家自沉汨罗江。

你是燕丹太子时候的荆轲:
你高唱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
壮士一去兮,不复还”;
行刺暴君秦王嬴政而遇难,

你是斩白蛇起义的刘邦汉高,
你是征服西域的张骞和班超;
你是奠定三国鼎立的诸葛亮,
你是三国魏晋第一英豪曹操。

你是战胜隋末群雄的唐太宗李世民,
你是结束五代纷争的宋太祖赵匡胤;
你是编修《资治通鉴》的司马光,
你是熙宁五大变法的宰相王安石。

你是诗词歌赋书法绘画,
古今中外,第一个全才;
水调歌头•人有悲欢离合,

一千三百多年吟唱不衰!

你是爱国诗人陆游陆放翁,
至老而心悲“不见九州同”;
你又是重情重义的男子汉,
《钗头凤》永远铭刻人们心中。

你是元世祖忽必烈,
你是明太祖朱元璋;
你是朱元璋军师刘基刘伯温,
你是明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。

你是明代小说家施耐庵,
为三十六天罡树碑立传
又信手拈来,添加了七十二地煞,
使一百零八条好汉魂游中华大地。

你是撰写了《三国演义》的罗贯中,
你是陪玄奘《西游》取经的吴承恩;
你是撰写《金瓶梅》的兰陵笑笑生,
你是弄笔儒林作《外史》的吴敬梓。

你是第一才子状元杨慎,
“滚滚长江东逝水,
浪花淘尽英雄”,
至今传承歌唱!

你是高举造反义旗的李自成,
你是得民心的义军领袖李闯王;
从南至北,贫苦农民高声喊叫:
“迎闯王,闯王来了不纳粮”!

你是史诗式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,
宝玉、黛玉、金陵十二钗从此名播天下;
一百二十回,竟然写了四百多个人物,
竞相续写居然涌现四十种《红楼》续书!

你是清帝康熙雍正和乾隆.....
收复了台湾西藏和新疆领域;
奠定了当代中华国土的版图;
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!

男子汉,大丈夫,
啊!英雄的父亲,
抛头颅,洒热血,
一切为了国家和人民!

"桃"醉六月

方华

在夏天的路口,突然就看见了她。红着脸颊,浅浅地笑着,猝然间,把一股乡情从心头勾起,就像在步履匆匆的大街上,与满脸红晕的乡下表妹迎面相遇。

桃子,圆圆的、青青的、羞羞的、涩涩的桃子,就在路边的两只柳条筐里,朝我张望,似要喊出声来,似要从柳条筐里蹦出来,迫切的样子。

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,在她们的娇羞面前蹲下身子,把几个最水灵、最诱人、最红润、最急不可耐的乡情带回家。

几只桃子,虽比不上案头那盘荔枝的高贵、那碟梅子的娇嫩,却散发着青青的却又浓浓的乡情,让我喜,让我怜。

被城市的森林湮没了脚步与身影,一次次错过看桃花的季节。



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春天,在满山坡的桃红里徜徉,迷了眼,醉了心,醺得脚步踉跄,撩起诗意飞扬。想起桃树下的殷殷盛情:"过些日子来吃桃啊。"一定一定的回答变成了遥遥无期廖廖无音。

水里洗着桃,又想起更远的儿时。打草砍柴的间隙,一伸手,就可在绿叶掩映的枝头摘下两颗野桃,或在衣角蹭上两蹭,擦去面上的绒毛,或在溪头塘畔稍作搓洗,然后就让一张小嘴嘎叽嘎叽地嚼

着酸酸甜甜的六月。

故乡的村落里,屋前房后,总有三两棵桃树。花自开,果自结,谁也不把她们看重,却生命力旺盛。年年花开美乡村,岁岁结果奉堂前,像极乡间生长的女子,散落寻常百姓家。

家乡土地,民风淳朴。桃子成熟的季节,你若正打庄中行走,哪怕你是偶行的过客,也满可敞开心扉的肚皮大饱桃之美味,一个"谢"字就是你付出的最好价钱。要是你正好路过一处桃园,那你可得准备好物件,好带走塞了你满怀的、又大又红馥郁的乡情。

现在,这走入城市的乡情,就端放在我的面前。拿起一颗最大最红润的,轻轻地咬一口。哦,故乡的味道,如此的脆、如此的甜、如此的美,从唇齿,到喉嗓,直润心田。

六月

方华

六月,大红大绿,在我眼里,又像极一位红袄绿裤的民间女子,在花轿临门前,有着一丝激动、一丝不安,还有一丝蠢蠢的欲望。

欲望随着阳光不断升温,也随着草叶的繁茂而疯长。几茎藤蔓爬上了栅栏,这还不是欲望的终极,它们又缠着身边的树干,想要高过蓝天。

绿是愈来愈深,愈来愈厚,愈来愈稠密了。清澈的鸟鸣,不能稀释绿的浓度;即便是风,也丈量不出绿的面积;那些纤弱微小的生命,被丛丛草叶覆盖,在和平的绿色之下,平凡而快乐地生活。

六月里的雨,也不再是烟雨朦胧,而是多了一份激情。它要么急急地来急急地走,像一匹疾驰的白马,在黄土地上激起一片烟尘后,了无踪影。要么如大军压境,一声

令下,万簇齐飞,有不下城池绝不罢休的气势,让山川颤抖。

城市里的六月是被修整过的,平整的草坪、整齐的道边树、几何形的花坛,像一位出自书香门第的少女,虽也青春四射,却多了一份斯文与持重。

真正的六月,还是在乡野。乡村的六月宛如一个不修边幅的乡下少年,有着一丝野气,有着一丝放浪。那茂密的蒿草充满野性,那伸展的枝杈充满自由,那无垠的旷野充满奔放,那叠翠的山峦充满向往.....一切都是那么天性自然率真。

蝉声开始响起,弹奏着阳光的热度,把白昼拉长;而蛙鸣不甘寂寞,鼓噪着夜色的美丽与清凉。夏天这个主角,就在这曲交响中走到台前,六月的场面热烈起来,进入高潮。

